

诗情樱桃园

五一假期,风和日丽。老刘说,在家窝得难受,咱摘樱桃去吧,那儿人也不多,去山里透透气。

樱桃园坐落在山麓下,背山面河,远远望去,像缀在大山下的一块翡翠。天边的小河,如抖动的白练,到这儿,弯了一个半圆,如项链一般,系到了山后。村舍建筑,错落有致,撒在山坡上。近处,一座石桥,弯弯如月,旭日斜照,倒影入水,随波而动。桥下,跳金烁银,水光潋滟,一路浅吟低唱。滩涂上,牛羊三五成群,悠闲地吃草。哗哗的水声,反倒更衬托出一派静谧。

站在桥上顺河眺望,更觉神清气爽,神随清风而去,心如白云飘荡。我随手在手机上写下四句:“翠峰峡红日,河水绕村长,农舍藏深树,滩地走牛羊。”

樱桃树不高,据说是矮化过的,依地势铺开,层层叠叠,满眼翠绿。林中,时不时有蜜蜂飞过,嗡嗡声像巡逻的机群。河对面,依稀见放蜂人在忙活。摘樱桃,听着浪漫,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樱桃好吃树难栽,树是不是难栽,我不知道,但果确实难摘。果小,还得挑,跟数数似的,真称得上“粒粒皆辛苦”。

“南风南圃绿云攒,满树红堆玛瑙丸。”樱桃林,一路上坡,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上往下看,绿多红少;从下往上看,绿少红多。可能是果实下坠的结果。“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秾气味殊。恰恰举头千万颗,婆婆拂面两三株。”经过矮化的樱桃树,已不是白居易诗中的“拂面”了,身处树下,伸脖仰口,便能大快朵颐。

入夜,月光朗照,星河灿烂。远处的山峦,如浓墨还未浸润开来,显出起伏的轮廓。小河欢快地从天边抖出,在月光下,不知疲倦地淙淙流淌,奔向山后。小桥、滩涂、农舍、树林,笼罩在淡淡银色下,如梦似幻。我和老刘,一杯清茶,一盘樱桃,一片月光,就这样呆呆坐着。月光下,那盘樱桃,闪着亮光,晶莹剔透,似堆红玛瑙,又像暗红的炭火,分外惹眼。让我想起几句诗:“新果真琼液,来应宴紫兰。圆疑窃龙颌,色已夺鸡冠。远火微微辨,残星隐隐看。”

可能是触景生情,老刘给我讲了一段他的往事:那时,他还在乡下教书,和她的关系,若即若离。也是这个季节,他精挑细选了一饭盒樱桃,骑着自行车,一路颠簸,奔了三十里山路,送到她手上。当她看到,吊在大梁上的饭盒是用松紧带系的,上下颤动,十分不解。待到打开饭盒,一层绿叶,一层樱桃,码得整整齐齐,个个像刚摘下来一样。看着他一身热汗,满脸尘土傻笑的样子,她动心了。

《滇南本草》载:“樱桃,最先百果而熟,故古多贵之。”樱桃是一种美好的意象,李商隐诗云:“众果莫相消,天生名品高”。其曼妙的形象,也常为艺术家青睐,齐白石九十岁时,画过一幅樱桃,并题句:“若教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

回来的路上,我还沉浸在樱桃园诗样的画面里,回望一眼“火齐累累满翠枝”的樱桃林,它不仅点缀着绿水青山,也点燃着我们的美好希望。

◎郭德诚(河南洛阳)

◎史飞(河南平顶山)

信仰的力量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耀着良知的的光辉、信仰的力量。

灾难来临之时,一些人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默默守护家园,为我们点燃生命的烛光。他们原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滴水,普通而平凡,却用自身的努力为我们撑起一片晴空。

除夕夜千里急行的子弟兵,辗转奔波的老将钟南山,冲锋一线的白衣天使,顶风雪、冒严寒在卡点值夜的城市守护者……那一个个在防疫前线舞动的身影,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画面,激荡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灵。

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付出生命,当生与死的考验摆在面前,

我们是否能够像千里援鄂的白衣天使那样,走得那么从容,去得那么坚决?生活没有如

果,这个问题同样没有答案。

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上从没有如此接近死亡,在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日子里,对生命的眷恋,对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恐惧、悲观。游离在生死边缘,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除了金钱、权力,还有那么多让人留恋的东西。我们逐渐懂得,支撑我们一往无前的,是亲情、友情、爱情,更是对祖国必胜的信心,是爱我中华的坚定信念。

也许疫情过后,我们的生活依旧如昨,有钱人生活富足锦衣美食,普通人仍为生计奔波忙碌。但谁也不会忘记在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无数中华儿女舍小家、为大家,与疫病做着殊死斗争,将千万个执念汇聚成信仰的力量。那一个个不屈的身影,用行动在呼唤,用情感在呐喊,悄悄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祖国。

◎刘英团(河南南阳)



遇见好书

解码宋仁宗

《清平乐》正在热播,这是第一部以宋仁宗赵祯为主角的电视剧,引发了大众对这个“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的好奇,掀起一股“仁宗热”。边刷剧边看书不失为一种“普及人文历史的较好尝试”,知名文史学者吴钩的新著《宋仁宗:共治时代》(2020年4月出版),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宋仁宗,书中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更着力刻画他作为大宋CEO面临的重重考验。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所称道的中华文化盛极于赵宋的核心时期,即宋仁宗执政时期,也被林语堂先生誉为中国人“最好的时代”。“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是北宋人,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晏殊、范仲淹、柳永、李清照等“文人天团”常驻语文(历史)教科书。除了文学界,学术界、科学界、政治界,“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

“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史学界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不高,却又不得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羨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吴钩以时间为线索,起笔于对“狸猫换太子”的考证,继而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仁宗亲政”之后的“边境风云”“庆历新政”和“嘉祐之治”,最后落笔于“(仁宗)最后的岁月”,重点阐释了赵祯既为人子、人夫、人父,又为一国之君主的善良与懦弱、仁慈与宽厚,以及他的爱与哀愁、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任性与克制,还有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君主是一种制度……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

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吴钩所言,宋仁宗是个有着极强角色意识的君主。四十二年的统治生涯中,赵祯力图扮演一个“仁君”角色,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合作者角色,一个居于其位而能使“众星拱之”的和谐文人政治缔造者角色,堪称一个接近职业化的政治家。

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理想文人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素质和自觉。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不仅台谏制度、考试制度得到改革与完善,“和而不同”的庆历学风也得以树立。

“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张方平、包拯等大批历史名臣成为这一时期舞台上的主角,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也在仁宗朝崭露头角。正是在仁宗朝,三权相互制约、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得以形成,使庆历之政在整个古代专制政治史中,显得别有生面,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被不断重塑、整合到北宋“祖宗之法”中,成为后世文人政治的美好记忆。

通过对宋仁宗平庸无为的一生的回顾与其开创的那个无与伦比的时代对比分析,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以翔实的史料回答了“什么样的皇帝才是称职的皇帝”“为什么宋仁宗这样一个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却缔造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两个重要问题。相较于“官史”,《宋仁宗:共治时代》充盈着一些新的理解和思考。读之,有史,有料,长见识。